**梦日记**

**2025.4.4 大纲（主要是梦）以及部分人设**

Philia做了一个梦，梦到了生活在东北山村的杀人案。

x，y都是十六七岁，女性，从小在山村长大。

x长得有点像易知难，但没那么忧郁，皮肤很白，眼睛大，单亲家庭和妈妈生活，性格比较天真单纯。并不呆傻，从逻辑上能完全理解人情世故什么的，甚至因为非常聪明敏感可以很快明白大人的一些潜在意思，但是心里认为这没有意义，她认为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就应该是用自己的方式把最真实的心情表达出来。长大点后比小时候好点，至少不会当场拆穿什么的。有点像外星人在地球生活，虽然很不理解但也稀里糊涂地顺利生活下去了。

y长相更锐利一些，像一把稍微生锈的刀，脸颊总是红红的，留守儿童，和爷爷生活，性格更成熟世故。生存生活能力非常之强大，帮爷爷干很多农活，臂力惊人，大人眼里非常能干懂事，有点脾气，在与同龄人的交往上比较强势，比较有老大气质。有一件红色格子棉袄，非常喜欢。日常发型是双麻花辫，红发绳，齐刘海，发质偏硬，有雀斑。

俩人是发小，从小一起玩，关系非常好。很多时候y是保护x的那一方，x十多岁了还是很幼稚，经常玩些莫名其妙的东西，y觉得她很傻但还是很捧场。两个人的梦想是一起去大城市生活，在这方面，y对于城市的执着远大于x，其中或许有父母的原因，她对于山村也稍有些厌恶嫌弃，x比较随遇而安，但她很想和y一直在一起，也觉得大城市应该挺好玩的。

问题出在Philia身上。

Philia做梦是x视角，出于不知名的原因，这个做梦的过程相当于是Philia的意识体附着在了x身上，x因此获得了Philia的记忆。Philia不能获得x的全部记忆，但是附身的这段时期可以和x感官同步，短暂地体验了一下母女俩的温馨日常。

按理来说Philia是从x的视角体验了有一小段时间她的日常的，包括和y的，没有上学，因为这是寒假期间。但梦醒的时候这些被忘了，但Philia记录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想起来了很多，但她也分不清这真的是自己在x视角看到的还是自己脑补的。

x得到了Philia的记忆很新奇，也挺兴奋，根据她对于城市不多的了解判断得出这是个城市人的记忆，然后理所当然地全都讲给了y听。y听过了之后相当之震惊，沉淀几天几夜之后心里十分羡慕。由于Philia记忆的影响，x的行为和思维多少受到了一些影响，y感觉到她俩人已经渐行渐远了，最终在嫉妒和痛苦中选择杀死了x。

实际上，这样来看y的动机很不充分。y应该是由于某些原因，认为自己这辈子大概都走不出这个村子了，并且她发现或出于某些原因认为Philia的记忆也可以转移到自己身上。但这段内容Philia只能对其进行合理推测，她后来尝试求证，但最终没有结果。或许是爷爷告诉她，父母早就断了和家乡的联系，所有父母挣够了钱要带她走的事都是爷爷编给她听的这种。另外，无论如何，x始终都是y相当重要的朋友，y也感觉x像是沾上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已经变得不像之前的那个朋友了。

y认为问题出在脑子上，因此用了最熟悉的帮爷爷劈柴的斧子，用劈柴的手法，劈在了x的头上。x当场毙命，Philia由于没有了附着点，也真的就又附着在了y身上。y如愿获得了了城市的记忆。

x是纯洁的，但也是温和的。作为一个与环境脱离的人，还能顺利地在环境中生存下去，是因为她顺从地接受了环境的改造，无论是说所谓人情世故，还是说Philia的意识。

这也是Philia能够长期附身x的原因，后面她附身y却很快离开了，也就是梦醒了。

Y并不纯粹，掺杂了很多世俗的成分，例如她对于城市的向往其实也包含了物欲。但她反而是极端而暴烈的，当她发现自己再无实现梦想的可能，而最亲近的朋友也不复从前时，选择了用斧子终结一切。

x像雪花一样轻飘飘地存在着，最终也像雪花一样无影无踪地消逝，虽然美丽，但是太不接地气，无法长久立足于世间也是合理的。

y更像是生在土里、长在土里，结结实实踩在地上的存在，尽管是有杂质的，但她的根基稳固，所以才能坚决地杀死x，而所用的方式正是她最熟悉不过的用斧子劈砍，正如日复一日地劈柴一般劈死了她的幻想。

y像是大中午十二点，纯阳中带一点极阴之气。如此现实、生活化的一个人，却对于虚幻的想象如此痴迷如此渴望，最后乃至于为了已经绝无实现可能的它孤注一掷地毁掉了一切，只为了最后一点渺茫的希望，而这点希望还不是实现梦想的希望，而是偷窃一丝梦想的虚影的希望。同时，她最后一斧既是为了这点虚影而劈下，也是为了她生活中最后纯净而劈，为了毁灭已经被玷污的纯净而保持纯净永远是真正的纯净而劈下。所以或许在y看来，城市也是世俗的，或者至少是与x不符的，雪无论落在山村的泥上还是城市的泥上都会化成脏水。这当然也要怪Philia太三俗了。这也可以看出y应该是相当自我的，因为这基本都是出于她自己对于自己梦想的渴望，对于自己眼中x的追求。

正如上面所说的，Philia是无法长期附身于y的，y的这些极度自我、太有特点的属性导致她也是排外的，过去她有着小却完整的世界，不需要也不能再添入其他的变量，这也是Philia一开始附着在了x身上而不是y的原因；而后来她的世界已经完全毁灭，只剩下虚空和黑暗，这时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介入她心里如同黑石碑一般无缝的虚无了，所以Philia很快就走了。

y在杀完x后，精神却相当平静，但还是那句话，这个时候的她是被巨大的绝望填满的，Philia断断续续地在y地脑子里进进出出，最后的镜头是y坐在审讯室或是看守所似的地方，漆黑狭小的房间只有头顶上悬着的一个惨白的灯泡在发着光，y坐在一个房间中央的木椅子上，面前是一个四方的木桌，爷爷坐在对面，y低着头，爷爷看着她，两个人一句话都没说。

Philia做完这个梦后印象极其深刻，发帖详细地记录下了还记得的内容。然后搜了半天，感觉就算这事是真的，也更可能是几十年前发生的，因此自己基本不太可能去东北把这事查个清楚。

**补充：要放在这个文档里的内容以及文本部分的文体**

1. Philia的私人播客《友爱福音》里有关梦境的一期的文字稿，包括叙述一切个人的奇异梦境，讲述一些有名的相关事件或传说，以及有趣的梦境理论等。
2. Philia上网发过的求助帖，类似于问东北有没有什么山区发生的未成年杀人案等。
3. Philia对于东北杀人案一梦的详细记录帖（A岛）。
4. 各种东北地区未成年人杀人案的新闻报道。

4.19注：以上这些改的很多啊，主要是因为我嫌麻烦好多就没写，而且因为水平不行好多也没写出来……总而言之大纲仅供参考……！！

**播客 *友爱福音* 的节目《梦日记》文字稿**

又见面了，我是Philia。今天想要谈论的话题是关于梦的。为什么突然要讲这个呢？原因是我最近又做了梦，我平时很少能记得晚上做的梦，所以每次记得都还挺开心的。

那就先讲讲几个自己做过的比较有意思的梦吧。

首先是最新的，我前不久梦到的那个。大概是我出于某种原因被迫要杀死我的狗并把它开膛破肚，当时似乎是被很严重的事威胁了，所以竟然感觉到的悲伤不算太大。这个梦不算记得很清楚的，但比较重要的一点是突破了造梦平台的R18限制，我在梦里看到了杀狗的血腥场面，之前有类似的情况我都是直接被黑屏了的（笑）。

说到动物，小时候还梦到过坐飞机时被黑猫劫机，最后是飞机在天上飞着，但我和我妈还有那只黑猫跑到机身上搏斗去了，而且我莫名其妙地在梦里把黑猫设置成了日本的象征，这么一看还很有爱国主义色彩了（笑）。

接下来讲一个挺惊悚的。初中时某个工作日的早晨，梦到了我妈要杀我。大概是某个早上要去上学了，她递给了我一颗糖让我吃，我毫无由来地感觉那糖里面有一颗微型炸弹，于是很恐慌，拿上了我的平板从家里逃走了，那个平板还是我小学时的。我逃到了一家商场里，估计因为是工作日的清晨，商场里空无一人，我像蟑螂一样在女装区的地板上阴暗扭曲地爬行，嗯，真的就是那样怕。我只看到了一个店员，她就直挺挺地站在那，头没动，只挪动眼睛，用一种诡异的眼神目送我离开。我妈和我姨也一直在追我，最后她们找到我了。我当时非常恐慌，躲进了商场厕所的隔间，厕所隔间头顶的灯偏暖色调，墙壁是木质的。她们俩好像是拍门喊我出来，还解释说不是要杀我，我在最后哭着在隔间里犹豫要不要开门时醒了。结果醒来就该起床吃我妈做的早饭了，心情很复杂。唉，我当时还是吃早餐的，想到这里感觉有点好笑。

小学时也做过有关妈妈和姨的梦，那时明显就没有现在这么灵异（笑）。那时每周好像还会有几天住在一个红色墙壁的居民楼的家里，后来搬走了。我梦到就在那个旧的家里，我有天早上发现我妈不见了，我当时很伤心，觉得是我妈不要我了，还到处去找她。最后在小区门口不远处的河边很伤心地望着对岸，我觉得我妈就在对岸。当然了，其实现实中那儿根本就没有河。最后我姨带我去找我妈了，她在一个特别世外桃源的地儿，不过也在城里，但那个小区就是，里面的建筑就是很自然系，还有点像童话。然后她在的那个地方好像是她的另外一个家，那个家特有意思，类似于一个树屋，然后还有个小院。小院是有个水池，要踩着石头过去到树屋底下，树挺大，树干上还有楼梯。总之上去了，屋里的陈设却是和我旧的那个家里的差不多，少了些杂物，家具也不太一样。我妈和另外几个小孩在吃饭，她看见我来了就是类似于“哎呀你怎么来了，别哭了坐下一起吃饭吧”这样的感觉，然后我就哭着吃起了桌上的红烧肉。好好笑啊这个结局。哎其实说句不该说的，虽然我知道我妈是正经人好人啊，但这个，家外面还有一个家的设定，而且还有别的小孩，虽然也不能确定那些也是我妈生的吧，嗯而且感觉不像是，就是这个设定还挺像有外遇的那种情况的。我小时候怎么会梦到这种东西啊真的是。

以上有关家人的梦境还没有有关我爸的，下面讲三个有关他的。一个是短小而无厘头的，是我小时候会觉得好笑的那种类型。这个我估计是三四年级的时候做的了，因为地点是我们后来房山那个家里我爸的书房。简而言之就是西游记的师徒四人来那做客了，然后我爸和我还有猪八戒一起吃包子。

另外两个个就是纯噩梦。其实上面那个我妈要杀我和我要杀狗以及后面会讲的一些，虽然情节上比较吓人，但其实我都没把它们当噩梦，也有可能是这几个都是上了中学以来做的，人更加成熟更加理智了一些。我认为真正的噩梦是那种莫名其妙的内容，但是却能让我真心体会到一种无端的恐怖的梦，这么说好像还有点克？其实是有点，因为确实是无法言说的恐惧，我一会描述一下内容大家就知道了，有一些简单的画面，稍微有点压抑氛围的还有完全就是莫名其妙的内容但通常来讲不会被分类到恐怖里去的情节。或许这种梦只能在小时候做了，长大后对世界的认识逐渐完备，不会再产生那种莫名的恐惧了，所有的恐怖元素似乎都可以被理性化？

说回梦的具体内容。时间上靠前的那个是在丰台的另外一个家，还没从旧的家搬走时就已经搬进去了，一直到现在也在工作日住着。我梦到的是我爸靠在沙发上看电视，当时就有一种，温馨而恐怖压抑的感觉，我爸拿了一把黑色的手枪对准鼻子要开枪，我很害怕，然后直接醒了。然后插播一个好笑的啊，就还在这个客厅，我还梦到过我正在看电视，然后狛枝凪斗冲进来要炸毁我家客厅。狛枝凪斗是我那会一个同学东禾特喜欢的一个游戏人物，后来我把这个梦告诉她，她说这人真的就是会搞爆破的那种。我那时还没了解这个人物，结果竟然做了这么符合人设的梦。

好了说回我爸。还有一个是我住在房山的一个晚上，大概是四年级那会梦到的。梦里我爸在一片黑暗中穿着西服弹钢琴，还很夸张地像歌剧演员似的仰头唱歌，男高音，边哭边唱，表情也很悲痛，整个场景很黑很黑，我怀疑根本不是黑而是那里除了我爸和钢琴根本就什么都没有，但虽然好像没有光源，但有一束闪光灯照在我爸身上。那个梦我现在还记得，太恐怖了，这么描述其实感觉不到很吓人吧，而且还挺逗的，但我当时直接吓醒了，醒来就特别难过地大哭。

说完了有关家人的，下面是其他一些有趣的梦！

首先来一个也是那种莫名其妙的额恐怖的。那个是搬到房山住之前的，有天晚上在丰台区那个家里的书房睡觉，小时候突发奇想嘛。然后做梦梦到有一个声音要我选一个字，这个字从此会消失，我特别纠结特别害怕，感觉身边好像有无数汉字转来转去。因为我害怕删去一个字，包含这个字的字也会出问题，所以不知道选什么，最后应该是小孩觉得“小”就是没那么重要的，就哭着选了“小”，然后就醒了。不过其实现在看来是选择了一个影响相当大的字吧（笑）。

其次是一个在初二寒假梦到的。我在梦里是个青年男人，场景似乎是在香港地铁的通道里，色调是蓝色的，有点像王家卫的电影。人们好像都在逃亡，或者是在躲黑帮什么之类的似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逆着人流跑，最后跑到了一个和我家二楼次卧对面厕所一样的一个地方，里面正对门的那面墙消失了，后面是一片被笼罩在黑暗中的海，海水也是黑色的，但是海边不是沙滩什么的，而是游泳池的蓝色玻璃砖地，是不是有点池核（笑）。然后有一个人从黑暗中走了出来，这人高挑瘦削，皮肤苍白，应该是欧洲青年男性，身穿修道士服，宽大的兜帽遮住了上半张脸，感觉是个英国人因为嘴唇很薄。他自称是石然，身后这篇海是属于他的，所以叫做石然之海。他拿出一张很有中世纪风格的羊皮纸世界地图给我看，告诉我我需要去七个大洲最接近赤道的地区寻找七个东西。然后这个梦就结束了。感觉是非常的有奇幻色彩，如果以后有条件的话，我或许是会真的去的。

然后就是我目前最喜欢的一个了！让我来详细讲一下。首先背景大概是东北的一个农村，并且在下大雪。主要人物是两个女青年，啊不该这么说，这样有种上山下乡的感觉……总而言之是两位16岁女性，分别叫做x和y吧，她俩是发小，感情不错，x是单亲家庭和妈妈生活，y是留守儿童和爷爷生活，非常渴望去城市生活。我在梦里看到的内容是片段化的，下面我按时间顺序讲。

第一段是x和妈妈在生火，非常温馨的母女日常。

第二段是x和y一起干农活的清水百合日常。

第三段就直接快进到刺激的了，y用斧子砍死了x砍的是脑袋。

第四段是y坐在审讯室还是看守所的什么地方，对面坐着的是爷爷，俩人一言不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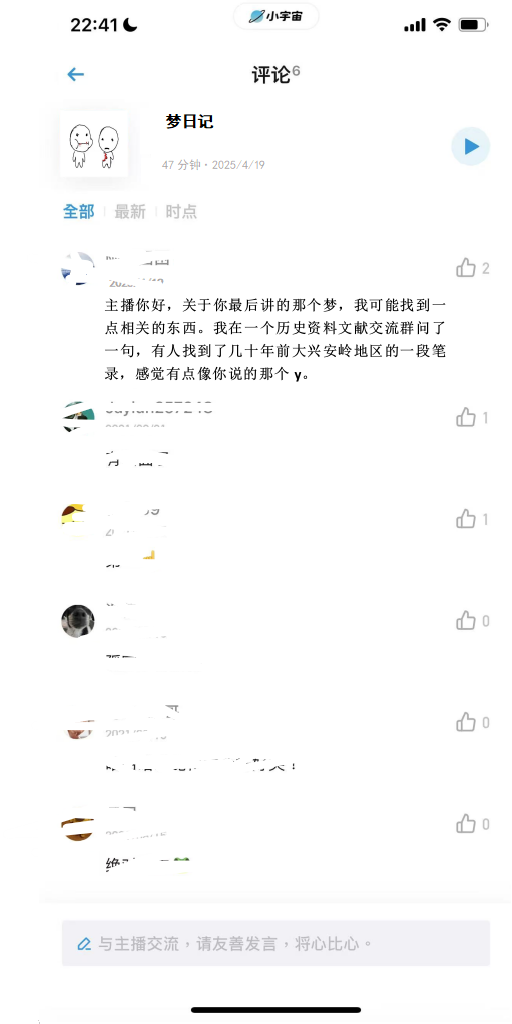
这样看是不是很一般？比较重要的是我后来的脑补。

我回想的时候，很奇怪但很自然的觉得，出于不知名的原因，这个做梦的过程相当于是我的意识体附着在了x和y身上，被我附身的人可以获得我的记忆，但我不能获得这个人的全部记忆，然后附身的这段时期可以和这人感官同步。

所以说，我最开始是附身到了x身上，然后她被y杀了，我才被迫离开，然后就近又附身到了y身上，最后可能是y要被枪毙了，我就赶紧走了，也就是梦醒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x和y本身是很好的朋友，为什么y突然就杀了x呢？我认为是y太渴望城市生活了，我附身到x身上的时候，她获得了我的记忆，以她俩的关系，x一定会将给y，y因此或许会嫉妒？所以杀死了x。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她砍的就是头，她可能也是推测这样可以让我出来然后附身她，这样她也可以在记忆里过过城市的老鼠的生活了吧。

然后这期节目就结束了啊，感谢各位收听。



**y的自述**

她被杀的那两天一直在下雪，今年冬天的雪特别大，前几年从来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整个寒假我们没怎么出去玩，几乎一直坐在屋里聊天。

她死后，她妈妈很难过，而且她完全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她的爸爸在她小时候就死了，她妈妈一个人把她养大。后来她妈妈哭着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干，我完全没法回答她，因为我杀她的时候，心里也是模模糊糊的，像做梦一样。而且我还想问她呢，难道她就没觉得自己女儿最近很不对劲吗？我杀的其实并不是你的女儿啊！但我最后什么也没说。她的妈妈提起自己的女儿时，疲惫的脸上就会少见地又焕发起光来。她说她爱看书、爱学习。“我想、我想她说不准以后能成个大学生呢！”有天晚上她这么说着，然后又不好意思地笑了。她的妈妈的脸上满是时间和操劳留下的痕迹，但我猜她年轻时是非常漂亮的，因为她就是这样，我觉得她有点像易知难。她的妈妈还跟我说过，她太单纯了，总是被人欺负，希望我能照顾一下她。我那时心里有点开心，觉得自己得到了认可，我也是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很能干又很擅长解决麻烦的人呢。她和我几乎是截然相反，可我却很喜欢她，她不像村子里的其他人那么烦人和俗气，或者说她根本不像村子里的人吧。

我跟她的人生几乎交织在一起，我们像是在出生前就认识了。可我们两个完全不一样。她不擅长做饭和干农活，每天在村子里到处走来走去，到处乱转，不知道在做什么。大人因此不太喜欢她，这也导致其他同龄人也经常欺负她，我为此经常需要和别人争吵甚至打架。我和她正相反，我力气很大，劈柴又快又好，也很会炒菜熬粥，但我反而更喜欢她这样的人，或许有些人就是会被和自己相反的人吸引吧。

毫无疑问，我是这里最了解她的人，那些她从来不对村里的那些人讲、偶尔和她妈妈说的事，她全都会讲给我听。虽然她说的那些在我看来和每天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喜欢看天空和雪，但我每次都听得挺认真的，而且她说过的话我都几乎记得。我杀死她不久前，她还说雪飘在天上很轻盈的样子，落在地上却十分沉重；雪在空中洁白干净，落在地上就沾了泥、最后变成一滩脏水。

她经常去田里散步，那里有很多坟包，人们没事都不去那边，她倒是因此更加喜欢那里了。有天她从田里回来，就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我记得她回来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别弄那些了，我来教你玩扫雷好不好？”我问她什么叫扫雷，她说其实她虽然感觉好像玩过，但也不太清楚，总之很好玩。后来，她说这些奇怪的话越来越多。她之前也常说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但现在不一样了。她似乎完全是在说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那个世界没有柴火、没有稻田。我开始还觉得没什么，直到后来，她整个人完全变得不对劲了。过去她是一个纯粹的人，对生活的感知能力很强，但后来她整天整天的都很没精神，做什么都没有之前那种精气神，她对她所过的这种生活不再确信了。她之前是飘忽但有方向的雪花，现在变成了泥地里漫无目的地流淌的污水。

不久前，有信从外面寄过来了。爸妈通常每月末寄一封信给我和爷爷，这时候寄信就很奇怪。我看了信，那不是爸妈写的，里面装着一封工地工头写的信，说爸妈在工地事故里死了，还有一笔钱作为赔偿。我看完信，已经泣不成声，却还要把信念出来给不识字的爷爷听。这是我狭小的世界受到的第一个如此巨大的打击。我与爸妈见面的次数很少，但思念他们的次数很多。我过去很期盼有一天他们能代替信回到家里，再把我和爷爷接走，我多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在我面前说以后和我们搬到县城里住。那些回忆和幻想还历历在目，但比之前更加遥不可及。

我为此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可生活还要继续下去。生活真的还能继续下去吗？我之前的生活、劳作、学习不都是为了去城里、和爸妈在一起吗？她一直在安慰我，但她安慰我的话也让我隐隐觉得不太对劲。她说其实我总会适应的，从最基本最简单的来说，没什么比活着更重要。她之前不会说这种的话，如果是之前的她，会说什么呢？那段时间，我开始感觉到她已经不再是x了，或许正好是那段时间，我才不致于为此爆发，而是拖到现在。因为悲伤和绝望已经让我变得麻木不仁了。不过反而这样的我，突然没那么担心她了。那段时间，也就是最后那段时间，我们说每天只是坐在一起，她有时会突然说起那些奇怪的话，大部分时间什么也不做。我竟从心里有些明白她为什么说感觉做什么都没什么用、什么都不想做了。可这没有使我接受现在的她，我清楚自己现在的状态并不是健康的状态，我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过去所建立的一切生活秩序都被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所认同的人，难道会是什么很好的人吗？确实，到最后了，我还是做了那件事。

她一定也不知道我会这么做。那天早上她起的很早，吃过早饭后就来我家里。那时我正在给爷爷熬粥，爷爷还在睡着。她站在灶台边，她说一辈子呆在这种小地方其实也不错，小国寡民也不见得没泱泱大国好，就是这地稍微有点太无聊了，不过去哪儿不无聊呢？我只是随口应了她一声，眼睛还盯着铁锅里的粥。她从来不会因为我的态度停下说话，不过我也从来都不讨厌她说那些我不太了解的东西，只是最近她说的东西让我感到不安。她又说，就比如说，这儿空气好，风吹着眼睛没那么干，北京的气候太干燥了，风一吹眼睛都睁不开。我放下手里的勺子，转过头去盯着她的眼睛。我盯着她，盯着她得那双眼睛，那双永远睁得大大的，瞳孔黑漆漆的，像煤炭一样的眼睛。那时我忍不住质问她，什么北京？你哪去过北京？你之前从来不会说这种话，你之前不是说陪我去哪里都好吗？你到底怎么了？她好像被吓到了，愣了一下之后，有些理所当然地说就是突然知道了，可能有东西进到这里来了，说着，她还指了指挠脑袋。她又说你问这个真奇怪，好像我在说什么梦话，但其实我觉得我说的这些才是真的，如果不是现在正站在这里看着你做饭，我倒觉得这些才是梦，才是假的。

我听完她说的这些，放下心来。好了，我终于知道了，我心里终于踏实了，它不是落了地，而是终于死了。她这些话打破了我这段时间来的幻梦，可能是爸妈的死让我太难过了，让我这么久还一直麻痹在不断重复地日常里。现在我无比清醒地意识到，她变了，而我再也走不了了。

我把勺子放在桌上，径直走到门外，她跟了上来，我说你帮我搬一下柴火。她顺从地转过身去蹲下来抱起木柴。我顺手抄起了旁边那把斧头，抡起来劈在了她的后脑上。我做这件事的时候很自然流畅，没有一丝犹豫，仿佛我早该这么做了似的。我看到她直接扑倒在那堆柴火上，一动不动地，殷红色的鲜血喷溅、流淌，源源不断地冒出来，洇湿了柴火。这下x死了，我想其实她早就不在了。我心里有些对不起她，但我不能忍受这么一个人了，我想或许我这么做她就会回来，就算不能回来，我也不能忍受她变成现在这种浑噩度日的样子。或许其实她和我一样，那天经历了什么打击才变成这样了？那我也要杀死这个虚假的她，好让真正的她永远那么纯粹。或许我还是错了，我应该和她一起重新来过？不过现在看来这些都不重要了。说来有些羞愧，我也很想知道，我会不会也能像她突然变成这个人一样，变成另外一个人、知道那些城里的事呢？真的，我早该这么做了，可我却拖到了今天才办。可能是因为我还想再听她说些有关城市的话，她比我爸妈讲的还多还细，我听着真觉得自己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了。那天他们跟我说爸妈死在工地后，我就知道我走不了了。可我要是能知道她说的这些事，和离开了这里是不是也没什么区别了？我真的太想离开这里了，但这又让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卑劣的小人。

像默尔索一样，我肯定马上也要死了，一想到或许会见到她，我心里又有点期待，又有点害怕。但想到死，却觉得没什么。我真的像我想的那样，也变成那个人了。她说的没错，像是有东西钻进了我的脑袋里。我像做了场梦，直到现在还在做。我在梦里离开了这里，也不是，反正很奇怪，不如说我从来就不在这里。好多我从来没见过、没听过的东西，现在我全都见过、听过了。这样的我死去，我心里没有什么遗憾和不甘。但我也很担心，我也要变成那个人了，我开始觉得什么都好无聊，身边的一切反而有些新鲜，可又觉得厌恶。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所以这一切将要结束到也很好。只是爷爷此后的生活会很艰难吧？我真的很对不起他，也很对不起她的妈妈，他们以后要如何生活呢？希望村里的人能别因为我而伤害爷爷啊。

事到如今，我知道自己做了错事，而且再做什么都来不及了。我只是不想那么一个奇怪的人用你的身体和我说话，也忍受不了眼前重复的风景了。所以，为了你，也为了我。总之，请原谅我好吗？

我听到外面有人来了，脚步声好吵，我的手抖个不停。真奇怪啊，易知难是谁？默尔索又是谁？我在写什么？

*凶手精神失常，认知和记忆出现问题。*

**